

古文辭類纂

冊一



古文辭類纂

四倍齋要

集

丹來聖堂

蘇

許

林

謝

吳

丁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三四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滁州李  
氏求要堂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古文辭類纂序目

鼎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箸書詔後世  
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  
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箸論取於  
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  
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  
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  
為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

麟解 改葬 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

說錄龍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為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

二首 管仲論 權論錄四首孫武六國項籍高帝 衡論錄三首御

將申法田制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

論

王介甫原過 論復讐解

劉才甫息爭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

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

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  
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  
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  
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  
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  
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  
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  
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字 辨鬼谷

子 辨晏子春秋 辨鷓冠子 愚溪詩序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

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

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

演詩集序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

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

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

公傳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

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汉口志序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船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

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

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二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

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車田委三管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徒事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

三十一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二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

四十一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

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

勸經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五十一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讐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

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讐議六十一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七十一

蘇子瞻上皇帝書八十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四 徐州

上皇帝書

圜丘合祭六議劄子九十一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一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十一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

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

實 倡勇敢 教戰守三十 策斷三首 錄中下  
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

策二 二十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  
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  
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  
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

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

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為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為周說白起五二十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

受魏壁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二十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龍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二十

鄒陽諫吳王書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二十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與

崔羣書答崔立之書答陳商書答李秀才書

答呂鑿山人書答竇秀才書答李翊書答



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衛

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

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

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

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十三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

諫議書三十一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舍序 送孟東野

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冊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墳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

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

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為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三十一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

子說

蘇子瞻太息

送秦少章

日喻

贈吳彦律

稼說

送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三十一

歸熙甫周致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

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籍林南歸序

送劉函二序

送左未

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荖園序

送姚姬傳南

歸序

三十四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  
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  
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  
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  
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  
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

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

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南粵

王書

二年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三年除肉

刑詔十四年增祀無祈詔後元年求言詔前  
六年遺匈奴書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三十一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狩二年

報李廣詔元狩六年封齊王策封燕王策封

廣陵王策元鼎六年赦責楊僕書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日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元康二

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二十七年報臧宮詔三十一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三十一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  
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  
之流而已其人旣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  
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  
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  
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  
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  
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  
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  
體傳也故亦附焉

諱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巧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八  
三十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

子傳 筠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

婦傳 先妣事略

方靈臯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 方氏任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 三十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

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為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罘刻文 東

觀刻文 碣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十四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

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一十四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

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

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



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四十 河南令

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

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

銘 清河張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四十 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集

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

墓誌銘 女挈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十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

道碑銘四十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

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

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 四十六

張子野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

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

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

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

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

銘 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

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

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

銘 四十七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

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十四

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

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四十九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

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

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

公夫人墓誌銘 十五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

歸熙甫士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

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擴志 小女如

蘭擴志 寒花葬志 李抑亭墓誌銘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 五十一

右碑誌類下編

珍做宋版印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

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

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李生壁 五十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

遊記 鈞錡潭記 鈞錡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

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

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五十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

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序飲 序基

李習之來南錄五十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遊儵亭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真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

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記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擬峴

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

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五十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

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五十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

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鼉无咎新城遊北山記五十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

軒壁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

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凌雲圖記五十九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  
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

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夢陽劔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己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

六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

六十一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

編辭賦一以漢略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

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

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九章六十遠遊卜居漁父六十

宋玉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

色賦對楚王問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六十

賈生惜誓鵬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非有先生論六十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六十  
哀二世賦  
大

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七十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文解

嘲  
解難  
反離騷六十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六十

張平子二京賦  
思玄賦七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七十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二十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三十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 五首 祭張員

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四十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

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

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五十七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

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祭李嗣省文 祭周幾直文

祭王回梁甫文 祭高相琳主獻文

祭王代良梁甫文 祭梁同愚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祭王代良文

賈生過秦論三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漢書

作仰關史記作叩。鼎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秦人開關

為當師古乃譏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

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

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

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鼎按

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為秦王似誼惡暴秦不稱其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

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  
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  
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吐隸之人。而  
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  
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  
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  
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

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駁閱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戢戢。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

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獪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

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

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拞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

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

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



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纂一



論辨類二

古文辭類纂二

韓退之原道 ○○○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  
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  
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  
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  
其未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  
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  
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  
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  
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

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闕老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闕佛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

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

飲之之易也。此段闕老仍承害至為備患生為防意

茅順甫云正譬雜選各無數語是筆力縱天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

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

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詩曰。戎

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闢佛仍承棄君臣父子意夫所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  
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  
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  
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  
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傅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

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能。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藎塢先生云。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 ○ ○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劉海峯先生云  
結處反覆辨難

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  
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韓退之對禹問

○ ○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

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 ○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

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旣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旣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旣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 ○ ○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授句讀及巫  
醫樂師百工  
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  
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  
 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

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二。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

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苦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竊按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窬窞。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

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

四首錄二首

○○○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一句斷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

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 ○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皆字冒下賓主四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

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

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

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

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

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

人怨皆是民字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

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

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

閒。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

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

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



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亂人亦當作亂民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

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真西山云此篇闕架宏闊辯  
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輒輒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薑塢先生云。封唐叔。專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 ○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媠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末

○ ○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

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

邪。海峯先生云。文特勁健而飄灑。





論辨類三

古文辭類纂二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  
其次 ○ ○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表。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菽藋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二人朋黨所欺。而  
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  
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  
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二首。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  
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

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

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閒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閒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歐公之論平直詳切

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曾子固唐論 ○○○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

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可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

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海峯先生云出

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蘇明允樂論 ○○○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

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執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執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爾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可信乎。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孀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劉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

極揮斥之致而機  
執圓轉如轆轤

蘇明允詩論 ○ ○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 ○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執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

此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執 一當堯之時舉

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

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  
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  
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  
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  
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  
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  
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 ○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  
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  
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  
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  
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  
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  
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  
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  
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  
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

并序○○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

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執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執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執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

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要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執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執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

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

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十首錄四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

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閒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頽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六國 ○ ○ ○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執。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執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執。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 ○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執。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

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日之命。旣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閒。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執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執。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北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

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帝 ○ ○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執，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執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日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一日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執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

者也。

蘇明允衡論

十首  
錄三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蹠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

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  
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  
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  
搏則其執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  
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  
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  
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  
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  
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  
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  
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  
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  
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  
於富貴則不爲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 ○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旣

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閒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緹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

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執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

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閒。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

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  
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  
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  
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  
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  
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  
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  
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  
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  
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  
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執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  
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  
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



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  
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  
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  
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執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  
夫爲井。井閒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  
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閒有洫。其地百井而方  
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爲一同。同閒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閒。爲  
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  
洫。溝洫之制。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  
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  
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

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

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